

舌尖的美食

## 安昌 美味梅干菜



浙江绍兴的安昌古镇,沉寂千年,纯朴如初。蜿蜒的街河、古朴的青石路、传统的沿河店铺、形态各异石拱桥、古老的台门、僻静的弄堂,见证着一个动人的故事。走在青砖铺就的老街上,侧耳倾听有涓涓细流的声音,鼻子嗅到各种甜美的味,这便是安昌带给人们的惬意感。

安昌古镇始建于北宋时期,后因战乱,多次焚毁,又于明清时期重建。安昌的味道,是腊肠、扯白糖、梅干菜、酱鸭、咸鱼干等美味杂糅在一起的鲜香,耐人寻味。

走在古街上,望着沿街店铺,平时用来晾晒衣服的廊檐下、廊柱间,挂满了一串串红得发亮的腊肠、一条条被撑开风干的鲰鱼、被悬着长脖死也优雅的酱鸭,那是暗香飘浮、撩人肠胃的长廊。无论闲坐在乌篷船上,还是行走在石板路上,总要被这样的舌尖诱惑吸引着。走过一个店铺,一阵酸咸香味扑鼻而来,低头望去,竹匾里铺满了梅干菜。

其实,梅干菜本姓“霉”,绍兴人多爱吃霉菜。其中,出名的霉菜有梅干菜、霉苋菜梗、霉干张、霉腐乳、霉毛豆等。而今,这些霉货都上了酒楼的“大雅之堂”。梅干菜是我较喜欢的一道菜,别看这一片片黄焦焦的粗菜片,其味之美让人食而不忘。铺主老伯守着摊子吃中饭,我看着老伯慈善的面孔,儿时的回忆涌上心头。小时候,最爱吃爷爷做的梅干菜扣肉,每次都用搪瓷杯装满,带到学校吃上一周。

每到四五月间,安昌古镇的家家户户都在晒制梅干菜。笋衣、笋干等春季土特产,整条古镇都飘着咸咸的乡土味。安昌人习惯将雪里蕻(芥菜)洗净,晾干,堆黄,切碎,盐渍十数日后取出于烈日下晒干,晒透收席时的梅干菜散发着天然特有的绍兴味道。在梅干菜香味中,我们一行人踱进旁边的一家小饭庄,老板娘亲切地招呼我们入座。当百年老店的招牌菜梅干菜烧肉一上桌,众筷如雨,片刻空仓。梅干菜乌黑油亮,伴着一块块半手指大小的猪肉,红得透明,肥而不腻。这两味荤素联袂的菜香咸甜宜口,馥郁色丽,实在诱人。那味道太美了,我认为它实在应该姓“美”,美干菜! (徐宏)

远方的风情



## 喀斯特的“树”

格格树是广西阳朔一家荷兰人开的农家旅馆。踏入小院,扑面而来的雅致气息宛如盛开的荷兰郁金香。

从外面看起来很普通的农家小院收拾得整洁漂亮,边边角角种着各种花草,院落中央安放七八张木桌,每张木桌都配有4把藤椅,桌面上则摆放着一盆盛开的鲜花。旧木门旁边的绿植正沿着黄色泥砖墙攀爬,墙上挂着蓑衣、斗笠,灰瓦屋檐下悬着一溜大红灯笼。

德国游客娜塔莎正坐在藤椅上悠闲地读书,一只白色的蝴蝶时而围着她翩翩起舞,时而落在她的肩膀上,她笑着说:“也许是她对我的围巾感兴趣。”

格格树的主人是喀斯特。他和妻子鲍莉以前是荷兰一家旅行社的领队,2006年的一天,喀斯特带队到阳朔遇龙河,发现了这个老宅院,在推开旧木门那一刻,他怦然心动,感觉这是他向往多年的地方,接着就给妻子鲍莉打电话。

特意赶来考察的鲍莉也认为这里“非常好,完美”。她告诉我,当初房子已经非常破败,“但留住这些老房子真的非常好,越来越多的老房子被毁掉了,很可惜。其实,住这些老房子很方便,墙很厚,夏天不很热,冬天不很冷,而且从这处老房子骑自行车去阳朔,20分钟左右就到了。”

喀斯特与村里签了15年的合同,并花了10万欧元重新装修布置,可以提供餐饮和住宿。喀斯特说,很多人喜欢这里安静的时光,坐在屋外,有一种露营的感觉,在门前,孩子们可以玩耍,除了欧美游客外,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大城市来到这里。

离开格格树的时候,我又打量了一下周围,两三位老外坐在一棵树旁,喝着咖啡,望着对面的青山和水田,读完书的娜塔莎和两位澳洲女孩儿正准备骑自行车去山水间漫游,而一对外国情侣则正骑着自行车慢悠悠地回来,真是好不惬意。(郭旗)

途中的风景



## 寻访莫言旧居

土坯墙、老木门、大红对联、满墙的藤条枝蔓……这就是位于山东高密平安村的莫言老宅。没有篱笆,开阔的庭院,三两枝叶挨着屋檐垂下;门口的马扎静静地依偎在墙角,仿佛主人刚刚满足地晒过太阳;一幢瓦房,青灰的泥砖,墙泥零落,宛如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,静静地守候。

屋内的光,憔悴了很多,透着窗子映了过来,一半零落在窗台,轻抚着灰尘,一半零落在屋内,烘烤着橱柜。久久地站在门口,仔细地端详,探寻主人过往的生活,遗落的足迹。

外屋正中有一张老旧的茶几,乌黑的桌面,木质已干裂。一瓶墨汁,墨盖拧到一半,仿佛主人刚刚打开过;一个笔筒,几杆毛笔斜在里面,笔头沾着墨汁,靠近时,还能闻到淡淡的墨香。

内屋是主人生活起居之所,也是最接近主人心灵的地方。进门一侧是一方土炕,鹅黄的沙土露出一条条裂缝;细长的凉席触到泥墙,两头卷起,不知与主人度过了多少个炎夏;凉席上一个三脚圆桌,桌上放着硕大的瓷

碗,让人不禁想起主人与客人对坐饮茶、谈笑风生的样子。床头上方,一台旧式挂钟紧紧地贴着墙面,咚咚咚地摆动,仿佛吟唱着遥远的乡音。挨着土炕是一个书柜,书柜上放着一盒烟丝,可以想象:夜深人静时,主人静静地伏在桌案,构思着小说情节,每当瞌睡,便抽上几口烟丝,精神抖擞地创作到深夜。

故乡的风情给了莫言创作的灵感。莫言曾说,自己只有站在高密的土地上,创作才有感觉。老宅是1912年建成的,莫言在这里出生、长大,结婚生女。“那时,我们还在用石磨磨面。弟弟经常帮人家推磨,博取邻居的好感,自己好开口借书来看。”莫言的二哥管谟欣靠在墙根回忆说。

清激的胶河、醇香的红高粱酒、萦绕着古风遗韵的平安村,处处是莫言文学作品的创作源泉。“八月深秋,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,高粱高密辉煌,高粱凄婉可人,高粱爱情激荡……”他的文字,是这片文化故土的真实写照。(郭晓旭)